

绘图珍藏本

古龙

作品集

龍

七种武器

叁

珠海出版社

古龙

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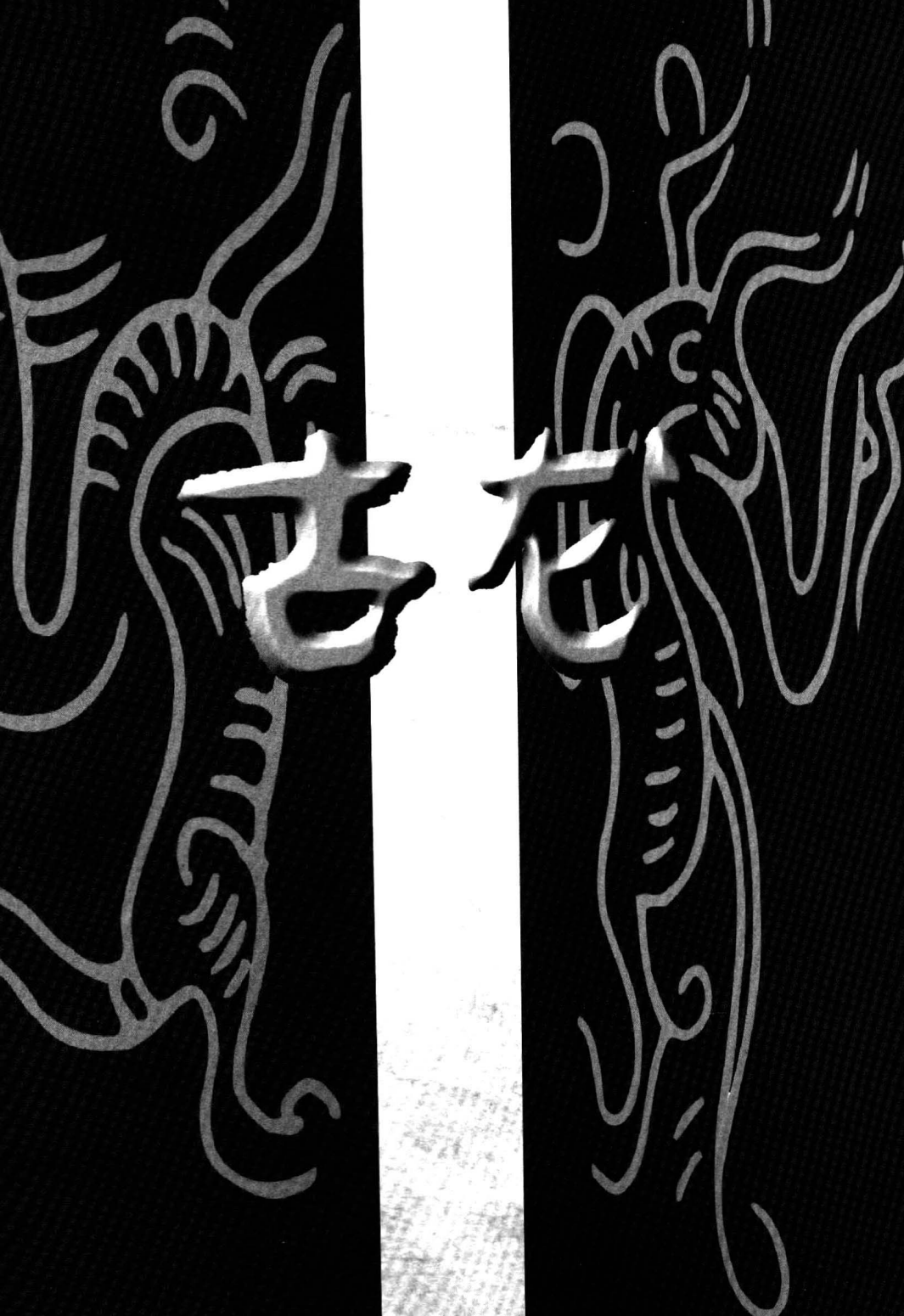
46

七种武器

藏书

叁

珠海出版社





左上 卧龙生，前右 诸葛青云，右上 古龙。





2004年11月，珠海出版社与台湾古龙著作发展管理委员会（古龙作品著作权惟一合法机构）签订合同，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古龙武侠小说，除珠海出版社之外的任何出版单位均不得非法出版古龙武侠小说作品。若违反规定，擅自出版，皆属非法出版物，珠海出版社将诉诸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005年8月，珠海出版社推出新版《古龙作品集》。此套全新版本的《古龙作品集》有如下特征：一是将旧版《古龙作品集》中不属于古龙本人创作的续作、伪作全部剔除，保证了古龙作品的准确、完整、权威。二是在顺序排列上，以出版先后顺序编号，使读者能够清楚地看出古龙作品的创作轨迹和风格变化。三是每套书前均有专家写的新版序言，书后附有“古龙作品创作年表”，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解读古龙小说。四是在开本、封面上均重新设计，力求典雅、气派，在书稿内容上重新校对，精益求精，并在每本书中配有精美插图，是适合收藏者典藏的精品佳作。

新版《古龙作品集》标有防伪标志，防伪标志的位置在每本书封面的左下角。读者如发现市场上有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举报，或直接与珠海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0756-2639345、2639346、2639348

传 真：0756-2639327

凡提供有效证据和可靠线索协助打击盗版活动的人士，将得到珠海出版社的重奖。

谢谢广大读者对珠海出版社的关心和帮助。

王大小姐

(一)

她就是霸王枪？

这杆枪长约一丈三尺余，至少比她的人要高出一倍多。

这杆枪重七十三斤余，也远比她的人重。

她真的就是霸王枪？

金枪徐不信，丁喜不信，邓定侯也不信，无论谁都不会相信。

但是他们又不能不相信。

金枪徐试探着问：“姑娘贵姓？”

“姓王。”

“芳名？”

“王大小姐。”

金枪徐笑了笑，道：“这当然不是你的真名字。”

喝酒的女孩子板着脸道：“你用不着知道我的名字，你只要记住‘霸王枪王大小姐’这七个字就行了。”

金枪徐道：“这七个字倒很容易记得住。”

王大小姐道：“就算你现在还记不住，以后也一定会记住





的。”

金枪徐道：“哦？”

王大小姐冷冷道：“你身上多了个伤口后，就一定永远也忘不了。”

金枪徐大笑，道：“你约战比枪，莫非就要我记住这七个字？”

王大小姐道：“不但要你记住，也要江湖中人人都知道，霸王枪并没有绝后。”

金徐枪道：“王老爷子呢？”

王大小姐咬着嘴唇，脸色更苍白，过了很久，才大声道：“我爸爸已经死了，他老人家虽然没有儿子，却还有个女儿。”

她说话的声音就像是呐喊。

也许这句话并不是说给屋子里的人听的，她呐喊，只是她生怕她远在天上的父亲听不见。

——女儿并不比儿子差。

这件事她一定要证明给她父亲看。

“一枪擎天”王万武真的死了？

像那么样一个比石头还硬朗的人，怎么会忽然就死了？

邓定侯在心里叹息，忍不住道：“令尊一向身体康健，怎么会忽然仙去？”

王大小姐瞪眼道：“你管不着。”

邓定侯勉强笑道：“在下邓定侯，也可算是令尊的老朋友。”

王大小姐道：“我知道你认得他，但你却不是他的朋友，他死的时候已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她美丽的眼睛里，忽然涌出了泪光，心里仿佛隐藏着无数

不能对人诉说的委屈和悲伤。

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她父亲死得并不平静？

丁喜忽然道：“王老爷子去世后，姑娘想必一定急着要扬名立威，所以才找上徐三爷的？”

王大小姐又咬了咬嘴唇，忍住眼泪，道：“我要找的不止他一个。”

丁喜道：“哦？”

王大小姐道：“从这里开始，往前面去，每个使枪的人我都要会一会。”

丁喜笑了笑道：“若是姑娘在这里就已败了呢？”

王大小姐连想都不想，立刻大声道：“那么我就死在这里。”

丁喜淡淡道：“为了这一点儿虚名，大小姐就不惜用生命来拼，这也未免做得太过分了吧。”

王大小姐瞪起眼睛，怒道：“我高兴这么做，你管不着！”

她忽然扭转身，抄起了桌上的霸王枪。

她的手指纤纤，柔若无骨。

可是这杆七十三斤重的霸王枪，竟被她一伸手就抄了起来。

她抄枪的动作不但干净利落，而且姿势优美。

金枪徐脱口道：“好！”

王大小姐道：“走！”

她的腰轻轻一扭，一个箭步就蹿了出去。

金枪徐看着她窜到外面的院子里，忽然长长地叹了口气。

丁喜道：“你看她的身手如何？”

金枪徐道：“很好。”





丁喜道：“你没有把握胜他？”

金枪徐又叹了口气，道：“我只不过有点儿后悔。”

丁喜道：“后悔什么？”

金枪徐淡淡道：“我本不该着急料理后事的。”

院子里阳光灿烂。

他们走出去，别的人当然也全都跟着出去。屋子里已只剩下四个人。

小马还是痴痴地坐在那里，痴痴地看着。

那喝茶的女孩子垂着头，红着脸，竟似也忘了这世上还有别人存在。

邓定侯在门后拉着丁喜的手，道：“王老头的脾气虽坏，人却不坏。”

丁喜道：“我知道。”

邓定侯道：“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我的朋友，老朋友。”

丁喜道：“我知道。”

邓定侯道：“所以……”

丁喜道：“所以你不能看着他的女儿死在这里。”

邓定侯点点头，长叹道：“可惜这位王大小姐却绝不是金枪徐的对手。”

丁喜道：“哦？”

邓定侯道：“我知道金枪徐的功夫，的确是经验丰富，火候老到。”

丁喜道：“王大小姐好像也不弱。”

邓定侯道：“可惜她太嫩。”

丁喜道：“难道你认为她败了真的要会死？”

邓定侯道：“我也很了解王老头的脾气，这位王大小姐看

来也正跟她老子一模一样。”

丁喜笑了笑说：“我明白了。”

邓定侯道：“明白了什么？”

丁喜道：“你是想助她一臂之力，金枪徐再强，当然还是比不上神拳小诸葛。”

邓定侯苦笑道：“这是正大光明的比武较技，局外人怎么能插手？何况，看来这位王大小姐的脾气，一定是宁死也不愿别人帮她忙的。”

丁喜道：“那么你是想在暗中帮她的忙，在暗中给金枪徐吃吃苦头？”

邓定侯叹道：“我也不能这么做，因为……”

丁喜道：“因为一个人有了你这样的身份和地位，无论做什么事都得特别谨慎小心，绝不能让别人说闲话。”

邓定侯道：“我的确有这意思，因为……”

丁喜又打断了他的话，道：“因为我只不过是这个小强盗，无论多卑鄙下流的事都可以做。”

邓定侯道：“不管你怎么说，只要你肯帮我这次忙，我一定也会帮你一次忙。”

丁喜看着他，脸上还是带着那种独特的、讨人喜欢的微笑，缓缓道：“我只希望你能够明白两件事。”

邓定侯道：“你说。”

丁喜微笑道：“第一，假如我要去做一件事，我从来也不想别人报答；第二，我虽然是个强盗，却也有很多事不肯做的，就算砍下我脑袋来，我也绝不去做。”

他微笑着转过身，大步走了出去，走入灿烂的阳光下。

邓定侯怔在那里，怔了很久，仿佛还在回味着丁喜刚才说的那些话。





他忽然发现他那些大英雄、大镖客的朋友，实在有很多都比不上这小强盗。

(二)

现在屋子里只剩下两个人。

喝茶的女孩子抬起头，四面看了看忽然站起来，很快的走到小马面前，叫了声：“小马。”

她叫得那么自然，就像在千千万万年前就已认得小马这个人，就好像已将这两字呼唤过千千万万次。

小马也没有觉得吃惊。

一位陌生的女孩子忽然走过来，叫他的名字，在他感觉中竟好像也是很自然的事。

在这一瞬间，他们谁也没有觉得对方是个陌生人。

喝茶的女孩子道：“我听别人都叫你小马，所以我也叫你小马。”

小马凝视着她，道：“我叫马真，你呢？”

喝茶的女孩子道：“我叫杜若琳，以前我哥哥总叫我小琳，你也可以叫我小琳。”

她的胆子一向很小，一向很害羞，从来也不敢在男人面前抬起头。

可是现在她居然也在凝视着小马。

情感本是件奇妙的事，世上本就有许多无法解释的奇妙感情。

这种感情本就是任何人都无法了解的。有时甚至连自己都不能。

“小琳……小琳……小琳……”

小马轻轻地呼唤着，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

她纤弱的指尖在他强壮的手掌里轻轻颤抖，可是她并没有抽回她的手。

小马的人就像是在梦中，声音也很像是在梦中来的。

“我一直是个很孤独的人，没有认得你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朋友。”

“我本来也有一个朋友。”

“谁？”

“王盛兰。”小琳道：“她不但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姐妹，有时我甚至会把她当作我的母亲，这些年来，若不是她照顾我，也许我已经……”

小马没有让她说下去，轻轻道：“我明白你的意思。”

他的确明白，没有人能比他明白。

因为他和丁喜的感情，也正如她们一样，几乎完全一样。

小琳道：“所以我想求你替我做一件事。”

小马道：“你说。”

小琳道：“我要你替我去救她。”

小马道：“救你的朋友？”

小琳点点头，道：“别人都说她绝不是金枪徐的对手，可是她绝不能败。”

小马道：“你要我帮她击败金枪徐。”

小琳道：“不管你用什么法子，我只希望你能为我做到这件事。”

她已握紧了小马的手。

“我知道你一定能做到的。”

现在他们已走出去。





这里本是个充满了欢乐的地方，现在却忽然变得说不出的空洞寂寞。

人世间本就没有永恒不变的事，更没有永恒的欢乐。

红杏花慢慢地从后面出来，用一双洞悉人生的眼睛目送着他们走出去，叹息着喃喃自语：“我就知道你们只要一见面，就会互相纠缠，自寻烦恼的，我早就知道……”

有些人就像是钉子和磁铁，只要一遇见，就会粘在一起。

小马和小琳是这样子。

丁喜和王小姐呢？

红杏花叹息着又道：“小马这样子已经够糟了，可是丁喜以后只怕还要更糟，我实在不应该让他们见面的，我早就知道……”

(三)

阳光灿烂。

发亮的长枪，在阳光下更亮得耀眼。

蓝天白云，远山青翠，竹篱下开满了鲜花，蜜蜂和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甚至连风都在传播着生命的种子。

这本是个生命孕育生命成长的季节，在这种季节里，没有人会想到死。

只可惜死亡还是无法避免的。

金枪徐慢慢地解开了套在金枪上的布袋，眼睛一直在盯着他的对手。

他心里还在想着“死”。

很少有人能比他更了解“死”的意义，因为他已有无数次接近过死亡。

——不是我死，就是你死。

这就是他对于“死”的原则。

这原则简单而残酷，其间绝没有容人选择的余地。

在江湖中混了二十年之后，无论谁都会被训练成一个残酷而自私的人。

金枪徐也不例外，所以才活到现在。

可是现在他面对着这个对手，实在太年轻了，年轻得连他都不忍看着她死。

——不是她死，就是我死！

——她不能败，我又何尝能败？

他在心里叹了口气，从布袋里抽出了他的枪。

金枪！

金光灿烂，亮得耀眼。二十年来，已不知有多少人死在这耀眼的金光下。

枪的型式削锐，枪尖锋利，枪杆修长，就算拿在手里不动，同样也能给人一种毒蛇般灵活凶狠的感觉。

丁喜远远地看着，脱口而赞：“好枪！”

邓定侯同意：“的确是好枪。”

丁喜道：“霸王枪若是枪中的狮虎，这杆枪就可以算是枪中的毒蛇。”

邓定侯道：“江湖中本来就有很多人，把这杆枪叫做蛇枪。”

丁喜道：“据说这杆枪本来就是用黄金混合精铁铸成的，不但比普通的铁枪轻巧，而且枪身还可以随意弯曲。”

邓定侯道：“所以金枪徐用的枪法，也独具一格，与众不同





同。”

丁喜道：“我也听说过，他用的枪法就叫蛇刺。”

邓定侯道：“他们家传的枪法，本来一百零八式，金枪徐又加了四十一式，才变成现在的蛇枪一百四十九式。”

丁喜道：“霸王枪呢？”

邓定侯笑了笑，道：“霸王枪的招式，只有十三式。”

丁喜也笑了笑，道：“真正有效的招式，一招就已足够。”

邓定侯忽又叹了口气，道：“只可惜你没有看见当年王万武施展他‘霸王十三式’的威风，霸王枪在他手里，才真正是霸王枪。”

丁喜再也没有说什么，因为这时决斗已开始。

阳光下普照的庭院，仿佛忽然变得充满了杀气。

这两杆枪都是经历百战、杀人无数的利器，它们本身就带着一种杀气。

金枪徐的人，也正像是他手里的枪，削锐、锋利、精悍。

他的眼睛始终在盯着他的对手，双手合抱，斜握金枪。

这正是枪法中最恭敬有礼地起手式，他已表示出他对霸王枪的尊敬。

王大小姐却只是随随便便的将大枪抱在身上，就凭这一点，也已不如金枪徐。

——高手相争，尊敬自己的对手，就等于尊敬自己。

金枪徐嘴里露出冷笑，却还是礼貌极恭，沉声道：“当年王老爷子在时，在下无缘求教，如今老成凋谢，枪在人亡，请受我一拜。”

他左腿后曲，真的行了一礼。

王小姐只不过点了点头，淡淡道：“我是来找你麻烦的，

你也不必对我太客气。”

金枪徐沉下了脸，道：“我拜的是这杆枪，并不是你。”

王大小姐冷笑道：“你最好记住，从今以后，霸王枪就是我，我就是霸王枪。”

金枪徐冷冷道：“在我眼中看来，王老爷子一去，霸王枪也已不在人间了。”

王大小姐怒道：“你看不见我手里的枪？”

金枪徐道：“这杆枪在王大小姐手里，已只不过是杆平平常常的大铁枪。”

王大小姐用力咬住了嘴唇，显然在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怒气。

她也知道高手相争时，若是心情激动，就随时都可能造成致命的错误。

金枪徐盯着她，又道：“在下还未到这里来时，已将所有的后事全都料理清楚。”

王大小姐道：“很好。”

金枪徐悠然道：“王大小姐，你的后事，是不是也已交代好了？”

王大小姐一张脸已气得通红，大声道：“我若死这里，自然有人替我料理后事。”

金枪徐道：“谁？”

王大小姐道：“你管不着。”

她的手一抡，一丈三尺七寸三分长的大铁枪，就飞舞而起，带起了一阵凌厉的枪风，压得竹篱的花草全都低下了头。

金枪徐却没有低头，身形一闪，已从铁枪抡起的圆弧外滑了过去。

丁喜叹了口气，道：“看来这位王大小姐的确太嫩，竟看





不出徐三爷是故意激她的。”

邓定侯却笑了笑，道：“也许徐三爷这一着反而用错了。”

丁喜道：“为什么？”

邓定侯道：“霸王枪走的是刚烈威猛一路，本是男子汉用的枪，王大小姐毕竟是个女子，总不免失之柔弱。”

丁喜同意。

邓定侯道：“可是她怒气一发作起来，情况就不同了。”

丁喜道：“哦？”

邓定侯微笑道：“我可以保证，他们家传的脾气比他们家传的枪法还要厉害得多。”

他们只说了七八句话，王大小姐的霸王枪已攻出三十招。

她的枪法虽然只有十三式，可是一施展起来，却是运用巧妙，变化无方。

她的招式变化间虽不及蛇刺灵巧，可是那一种凌厉的枪风却足以弥补招式变化间之不足。

无论谁都看不出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孩子，竟真的施展了如此刚烈威猛的枪法，竟真的能将这杆大铁枪挥舞自如。

这种长枪大戈本来只适于两军对垒、冲锋陷阵，若用与武林高手比武较技，就不免显得太笨重。

可是她用的枪法，又弥补了这一点，无论枪尖、枪柄、枪身，都能致人的死命。而且枪风所及之处，别人根本无法近她的身。

她十三招攻出，金枪徐只还了六招。

丁喜皱眉道：“看样子徐三爷只怕是想以逸待劳，先耗尽她的力气再出手。”

邓定侯又笑了笑，道：“徐三爷若真的这么想，就又错了。”